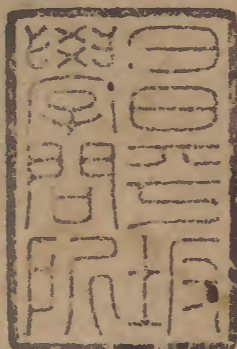


# 尚書 蕒篇

三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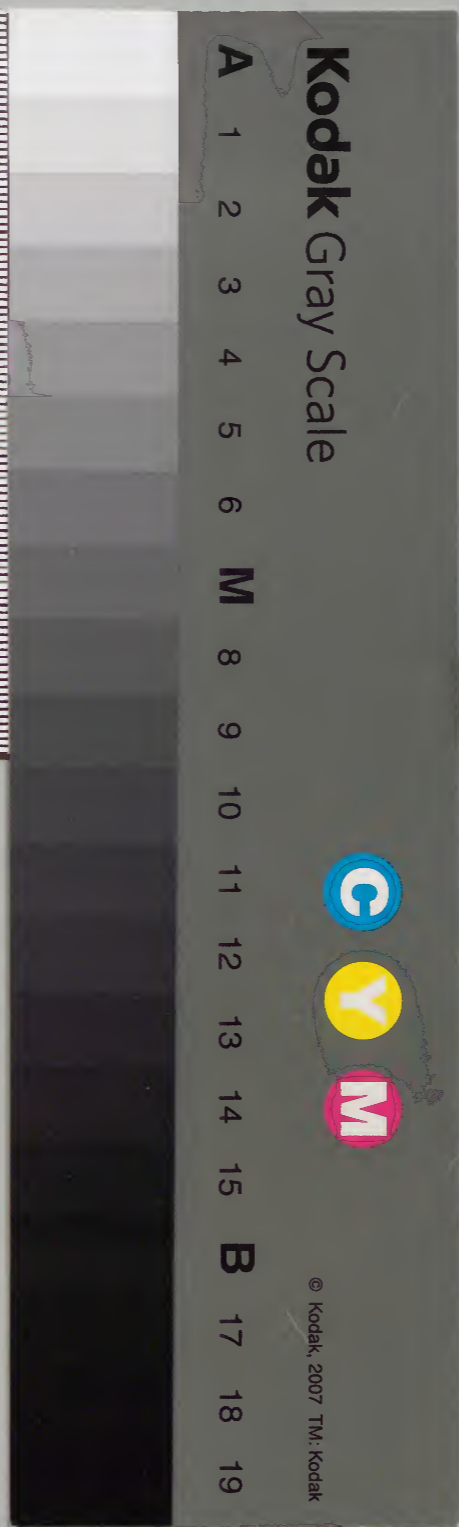
周書  
康誥  
酒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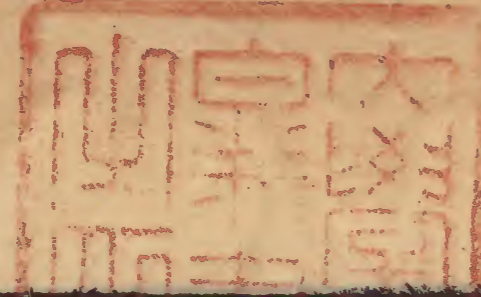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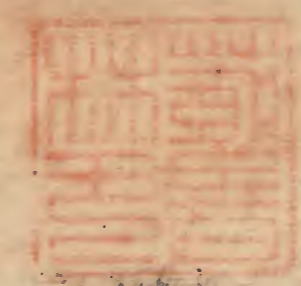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	九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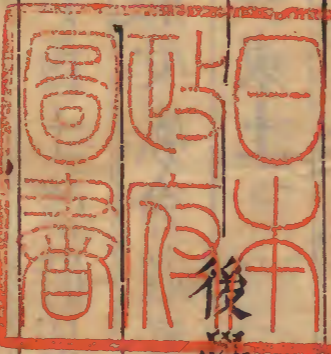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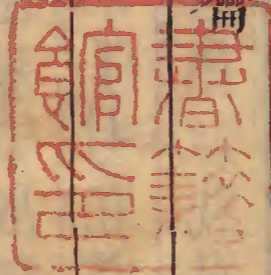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七	八	一	九
函	二〇	四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4
冊數	20 ( 13)
函號	273 161





尚書葦篇



淺草文庫

東海潘士遴輯者

古澹張孫振鑒定

康誥

通篇以明德慎罰為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念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若細分明德對慎罰，則當以祗適文考二句對用文王罰三節，皆近述諸今者，以敷求殷先哲王六句對用殷罰三節，皆遠稽諸古。

尚書葦篇

周康誥

者其痼瘵乃身一節對敬明乃罰兩節則皆盡心事也至  
兩結尾一言助王一言懌予皆說歸已故爽惟民二節武  
王承上專發明已必用德以終篇首寡兄勗意末封敬哉  
二節方是申勉康叔用德期以世享又結前在茲東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  
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武王將告康叔先此起其聽衛為方伯之國孟侯舉其職

弟而名之者呼之之辭不以尊則孟侯親則朕弟取義三  
句皆用下句疏上句有無限親愛之情先呼孟侯孟侯為  
誰朕其弟朕弟為誰小子封小子尤致丁寧觀篇中歷呼  
肆予小子汝惟小子可見擴其志慮誠易溺于縱肆亦易  
此便埋伏不可不法文考之意正與朕心朕德節應

唐孔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  
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吳氏曰詩序  
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今陝  
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  
表見親愛之詞

武王封康叔于殷。欲其明德慎罰。往治東土。如西土。故此先舉顯考克與寡兄勗。勝式之下。雖商周並舉。實重紹法。父兄曰。朕曰。予曰。我尤不一而足。無非欲康叔知己心事。專在用德。欲與共襄文考。顯民惟叙之治。云爾。蓋謂文考用德已。亦嘗助成。非說文王克已亦克也。言外見叔當助已。○武王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考之積累。寡兄之勉勵。以成王業。欲其無忽易之叙。周家來歷。由文考以明德慎罰造周。然造周意在節。惟乃節尚未可露。惟字與克字正相應。不可就商季舉世皆昏。惟文王獨也。看此處惟字當照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說起。丕顯總明

德慎罰之成言。稱文王丕顯考與夏書稱明明我祖。同不。必着講。丕顯顯字卽下顯民顯字。在光四方顯西上上說。見封疆有限。光燭無涯也。明德就治民上看。慎罰就使民不入上看。且虛下正明之慎之之實。此處不宜說德如何。明罰如何。慎只可發克字。下文所謂顯民是明明德于天下者。必無一人之不明。而後謂之克。明德若一有蔽塞之象。非明也。克慎罰者不得已而後罰之。罰期于無罰。則罰亦德矣。明德之事。非一獨舉。慎罰言者。以康叔繼亂殷為政。當用罰之時耳。先之以明德者。探本之論也。克字要剔。國家最患元氣受傷。故德欲明。罰欲慎。猶患運治無力。故

明必克明。直沛德無方。慎必克慎。直封置罔用。無造周意在。○文德不顯。此何曰不顯。不顯者其本體默運于德罰之源。不顯者其真機流貫于德罰之用。註崇去二字左氏推原之詞。乃指出明慎的主意。務要如此。不如此決不已。不可因註而廢本文字義。當就明字說。向崇字就慎字說。向去字。德者吾心本明之體。何難洗濯。然物汙難淨。有我欲崇而不能者。故務崇之人。君操罰之權。何難慎重。然民偽難防。固有我欲去而不能者。故務去之。其意常若強所未能崇。去能去其力量。常足以崇之。去之。所謂惟帝時克也。力量從明慎中徹。若要明要慎。便不明慎了。○文王之

德不可名言。觀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一仁心之發見。自顯民而造而修而怙冒而休而受命。而時叙漸漸增進。見務崇之意。及告康叔明德。則欲其近述諸家廷遠稽諸前代。紹而行之。聞而由之。至弘于天德裕乃身而後為不廢。王命則德之貴崇。又可見矣。及告康叔。謹刑始言謹罰。欲其原情定罪。時乃大明服而已。繼則欲其以德用罰。繼則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則務去之之意。又可見矣。克明德慎罰。下亦不必發造周的意思。就直截過去說他。德是這等明罰。是這等慎。是德顯民用。始造我一區之夏而為西伯之長。而汝得封之。自實基于此矣。肇造二字不

可輕看過。正是下肆汝小子封在東土過脉處。自惟乃不顯考至此略略歇氣。自越我一二邦至在茲東土方纔收煞與上惟乃字相應。此節實括盡下文兩截。其不敢侮鰥寡五句。卽括下敬忌盡心應保等意。舉其事也。其肇造怙冒等八句。卽括下裕民新民宅命等意。著其効也。然庸庸祇祇威威方分言賞罰。而顯民以下單言文德何也。正以賞罰皆明德所在。文王之慎罰全是文王之克明德。此又包盡篇末以德用罰與不用罰而用德兩意。此節不分德罰總一德而已。不敢侮一句宜截出重看。與仲虺論湯之德而先以不邇不殖發之一例。皆以本原之地言之也。聖

人只此一點。不忍人之心。故其用人也。惟恐其或誤而必庸其所當庸。祇其所當祇。而其不得已以用刑也。惟恐其不中而必威其所當威。此其德著于民若日月之照臨也。觀下文論明德說到小民難保。論慎罰說到若保赤子。俱欲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時說將不敢侮句與庸庸祇祇威威平看。大戾本旨。用肇至時叙。俱本文德來。區夏指本國之民說。一二邦指隣國之民說。西土指一方之民說。厥邦厥民猶云萬邦之民。指天下說。日時叙者。厥邦厥民舊染殷惡。今始卽叙也。見文王不以一人爲德。合天下以成其德。正克明處。乃寡兄勗亦指明德慎罰說歸到肆

汝小子二句總欲康叔思創造之艱難而守文考之家法也。○文王于天下之民高明煥獨視之皆如承祭無一毫分別之心不敢侮鰥寡非施之惠而不侮直未施惠而不侮非對鰥寡而不敢直凜寸心而不敢言鰥寡則平民可知此明德之大根本存此不敢之心一黜陟一刑宥皆爲小民計生全稍參以喜怒卽恐民被其殃者庸庸祗祗威威照註上一字是已下一字是人庸之祗之威之者與其人可庸可祗可威者適相當不以我庸而以彼之素具幹濟者爲庸其所當庸故不謂庸才而謂庸庸用不以我祗而以彼祗其所當祗之素具德望者爲敬故不謂祗德

而謂祗祗威者如其當威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爲威威其所當威故不曰威慝而曰威威罰而務去所見惟德故總承顯民一語謂文王于明慎全不著一意正極摹其克處顯民正照丕顯凡施一件卽于民實當一件其德輝皆極真切所以運用亦極光大耳然民之顯卽明德之發越處也以下文照轉則此乃光四方顯西土之謂耳顯字無工夫凡文王愛民好士威威皆從精神命脉中默注微之必顯誠之不可揜形著積盛之自然也顯民至時叙是歷推下去言文王之德被于民以漸而廣也舊以天民作眼以用肇以下作顯民之實以天乃以下作帝休

之實非是看來惟其德之足以得民故其德有以聞于天  
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語脉則因德之顯民漸廣而至于格  
天因格天而至受命因受命而至厥邦皆德之照臨相推  
下去不可平看用肇造三句皆本顯民來句句不可脫民  
字言用此顯民之故能肇造我區夏而爲方伯則不惟本  
國致治及我一二友邦之民慕明德慎罰之化以修我西  
土之民亦皆在怙而生育冒而覆幬之中文王之得民如  
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其所爲默有眷顧  
之意天命之大前此猶在殷也今乃大命文王殄滅殷而  
誕受天命及其厥邦厥民風氣異宜而燦然就緒各得其

所則德顯于無外矣肇造者始基王業非卽造也到壹戎  
殷方是造區夏一區之夏就方伯言而本國人心化服處  
在其中一二邦者不一邦之稱則鄰國之民矣以修者切  
磋氣質革其舊染自近及遠之詞西土則盡一方之民天  
下之半矣怙卽無父何怙之怙冒卽丕冒海隅之冒所謂  
化行江漢得三分有二之人心也聞于上帝至時叙是言  
受命有天下事說文王德盡頭處聞與休承上德化言聞  
于上帝等語輕遞過重厥邦厥民句帝以理言天以主宰  
言聞于上帝所謂馨聞者也帝休虛天乃大命三句正所  
以休之者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



故天休美文王于是大命之。只言天有此命。非文王便爲天子也。此終肇造之功。越厥邦厥民。厥邦與一二邦同。不可作諸侯說。猶云萬邦之民耳。此終修怙之業。聞者顯民之極。至不顯之德。至于無聲無臭也。聞于帝自聞也。德之顯民處。就是聞帝處。民心之不可欺。卽帝心之不可蔽。所以思啓行。翌而日用間。不覺休休焉。日進于德。此孰非帝之式教。我用休乎。夫德之所在。卽命之所在也。戎殷受命。只推原天命。文王如此。天乃大命。言天使文王伐紂受命。而安天下之民。俾各得其理也。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本殪戎殷來。曰戎殷敵國之也。殪戎殷至時叙。皆武王事。歸之

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文王也。厥民時叙。正是受命處。三個厥字。俱指殷言。受殷命而殷邦。殷民于我是叙。則四海徧德可知。當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紂邦之民未耀光明。故說殷邦。殷民時叙。就是萬邦時叙。傳會意解。時說認厥邦。厥民。厥字直作萬字。不與厥命。厥字同誤矣。叙者彬彬秩叙。不紊不亂也。時叙以時而叙。商周之交。正斯民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爲默移。而民不覺各順其則也。要之肇造至時叙。總爲西伯事。言其德由近及遠。自鄰國而西土。而天下皆入德。出罰其顯民也。如此俱是文王勉力不怠。德罰造周如此。而我亦勉

于德罰以繼之。故汝得以有此東土。勗字中要發務崇務去合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等意。肆字極重。欲其念所自之艱難而兢兢德罰也。寡兄帶言。須重叙文王以起下祗適意。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痼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

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代。以至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哉。正承積累締造之艱來說。下文正念之實。玩今字往字口氣。分明說今民將在如此。則汝往當要如此。故敷求三段。皆為祗適。紹聞而發。不與上平。蓋文王克明。原會殷先哲及商耆古先之衆善而成。不如是。則其祗適猶有未盡。用保乂用康保。只用其道為準。則未便說到施為上。以下有弘天裕身兩層。故也不宜實在治民說。只為明德之道則一。而明德以治民。原各不同。康叔當此殷之頑民。使非參今而酌古。豈易使其

率化故關鍵字眼在祗適敷求遠惟別求聞由弘裕等字  
曰保又知訓康保皆帶起話不必重只在論明德工夫着  
脚弘裕對上數字無工夫裕字對弘字又略有安勉之意  
近述遠稽無敢自足正所以崇德○新民即明德事念作  
聖故先勉之今民上不必添一治字當云所謂明德者非  
徒明之于已也正欲明之于民也今日之民何如耶將在  
敬述考文之事而所以敬述者惟繼其所聞文考之德言  
而服行之耳欲明明德于天下工夫正在民上用祗適虛  
紹聞衣德言正其實文王明德顯民其施之于治爲德政  
敷之于訓則爲德言固康叔家庭所習聞者聞不必親授

詩曰匪手携之言提其耳匪面命之言示其事是也若作  
文王訓戒之言殊牽強尊所聞而不忘即是紹其聞忘則  
間斷矣紹者繼續不間斷也心心相承故曰紹衣德言者  
以所聞而服之于行衣不離身心不離言最親切亦最奉  
持也就治民上看祗適是家庭事故下接一往字祗適敷  
求是我望于汝者汝若自巳不遠則惟商耆成人故下接  
一汝字然上一是家庭一是所封國之地此外更有當求  
者故下接一別字汝今所往者衛殷土也居殷地治殷民  
而無殷先哲王一代賢君之德則何以保又其民乎合六  
七王之始終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于其地敷而求之殷

用以保乂其民可也。用字與下宅心知訓知字一樣。康保亦然。衛本殷地。故云敷求。敷求者不一求也。敷求比祇適較廣。故曰敷保。乂者容蓄中有整齊意。殷近代不惟師其意。且師其法也。殷王之嘉猷。俱商耆所弼成者。其治雖稟于殷王。其心神則各有蘊藉。又况商耆之閱歷于民情物理者深。考成人之言。初若無味。惟思之深。然後得之。可以宅心。而知所以訓民也。訓民未有不先于宅心者。商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其宅心可知。知訓是心。知不落一層。蓋訓民不以古人之道設于乃心。則聞見狹而不知所以為訓矣。不可以宅心為安止。註乃引證非正訓。商耆成人

指有商一代賢臣明德以訓民者。用其德以宅心。使知所以訓民。未便訓也。宅心知訓。即保乂康保。不過變文見意。不特求諸其君。又思及其時之臣。故曰大遠思治商民。而更求上古。故曰別求古先哲王。若唐虞夏后。乃明德以康乂者。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敷求不惟之外。汝尤當別求其道。問而由之。用為康保之法也。聞由一直意。重由字。康保比康乂較寬些。古先世遠。第摹倣其德意耳。法殷法古。皆用為治民之資。非先修已而後安人也。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一惟字。求者求其保乂之事。惟者思其所以訓民之理。而事在其中。亦

互見意。弘于天二句皆言學之所得處。凡曰聞曰敷求曰不遠惟曰別求聞由皆爲弘字著眼。言如此而帝王君相之德統會于此心之天。心之廣大莫可名狀。故不曰心而曰天。天本弘人。自以氣拘物蔽小之耳。此欲康叔博學以弘之。乃是精神凝注于理之所從出者。其祇通不已而又敷求。遠惟不已而又別求。以一念貫千古。非所以弘于天乎。心理未弘。則事物來都沒奈何打發不去。弘于天若是。則治民保乂知訓康保將出身加民而無不裕也。蓋曰敷曰不遠曰別古今一理而人之聞見心思逾進逾見其廣。是教他進步法。又曰弘于天何也。濬其源也。德不濬其源

終不裕。故弘非至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曰弘天。着力語。德裕乃身本。弘于天來不着力說。心不廣則得近。又恐遺遠。驚古又恐忘今。縱步步。聖賢不勉窒碍。尚是未裕的景象。一洽于吾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手持足行。目視耳聽。無非至理。何等寬綽。故曰裕乃身就。應務上說。與左右逢原一般。弘卽溥博淵泉。裕卽時出身。與天相隨。不可以心字代天字。見執迹不變。便人而非天。惟今古兼融。則人化而天現。是其弘非以無不有爲弘。正以無一有爲弘。天弘者身裕有本之功用也。裕字緊合弘字。玩若字可見。若依傳以若是訓爲受。帝王君相之德統

括于中自然發揮于外合內外之道也不廢全在德裕上說卽上工夫之驗乃期之之詞王之命只是欲其明德以治民而已能弘天裕身則德明矣故曰不廢王命若德未至此則祇適敷求遠惟別求者猶爲虛說欲望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在王之命明德曰不廢王命下慎罰則曰大放王命正見當明德之意

新說云雖求老成往法古又當弘于天此推一層之說也又云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遠求之古先哲則所以保乂民者可謂弘于天此主乂民之說也未確註以天者理之所從出乃指性言蔡說本程子意易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卽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豁然貫通可以言弘于天矣。

上欲康叔保乂恐其視小人爲易保欲康叔宅心恐其視此心爲易盡欲康叔裕身又恐其放此身爲逸豫故劈頭用痼瘵乃身發之蓋痼瘵乃身而後心可盡心盡而後民乃乂則比別求祇適敷求遠惟所以明德而康保者自不

容不兢兢在念矣。恫瘝敬哉。要虛說。勿露民出。天畏三句。方推言恫瘝敬哉之故。往盡三句。後實以恫瘝敬哉之事。我聞四句。特証言當盡心耳。○上欲法古明德以治民。此言民之難保。又推其所以當近述遠稽之故。緊承上說來。恫瘝乃身。正是文考。不侮鰥寡之心。治本乎身。能合古今之德。為一德者。必能通君民之情。為一情。民不化于德。未免不安靜。故註曰。視民之不安。以失教言。梗化犯刑。乃疾痛之大者。勿以教養並看。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用一如字。便視身與民為二矣。乃身貴德裕。正由乃身為害叢。乃合民為身。民有恫瘝。非眾身分受。而乃身獨受。直是民

之疾痛在汝身上。方見關切。此須實知其病。一一與他喫疼。始得故承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惺。而無痛不覺。即此德常明也。忽則昏。一膜之外。與已不相關矣。敬即敬民也。敬就發于政言。所以當敬者。何故。蓋以天命之去就。無常甚。可畏。却肯輔誠。民情好惡。有迹。雖大略可見。正此可見之小民。最為難保。民心有嚴于天命如此。所以當敬。不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天畏作天威看。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即誠則輔之之謂。不說民。舉民德止言民情。如赤子非不可見。但有欲無言。則中之實難。非慈母以誠求之。豈易保得。故云然耳。小人正喻赤子。以天畏喚起民情。正為

天可畏人所易知。民可畏人所易忽。故抑揚其辭如此。要之。斐悅則所以事天之道亦難矣。特借以形容保民之甚難也。不是說民可畏甚于天。言不能以畏天之心畏民耳。民情大可見。正是他難保處。明見其願欲難厭。卽與之如其願。又必有求多于願外者。况未必如其願也。保字說得深。惟明德者知其難耳。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與不盡何如爾。往盡二句亦承小民難保說。來往字略指往衛言。盡心就博學說。與弘于天相應。逸豫卽盡心之反。心者天之靈君。盡者弘之滿境。要其不盡。只存一自安心。而逸豫之好。遂乘焉不覺。康不是弛懈。但就

叅合聖賢時。妄信天理已該人情已慊。便是康便是逸豫的根脉。盡乃心三句。一氣說。與弘于天相關。闔近述遠。稽務一一盡心。無稍安意于民上。而好爲逸豫之事。不可以康屬身。好逸豫屬心。康是總言其懈。兼身心言好逸豫。誅其心也。逸豫盡心對足語。乃其又民難之之詞。言必能盡心而戒逸豫。如文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又商者。所以訓民。古人所以康保一一克盡。然後德無不明。而難保者始可保也。其者未定之辭。見人君必明德之功。盡而後可以又民。乃其又民中宜。照關下。如云乃所以治民。使其難保者易保。而不令之起怨也。引語重怨上。不惠不懋。正是



逸豫民安得無怨咏嘆民之難保見不可不盡心明德之意古語不必兼怨否從怨一邊說更順大小以事言君惟不生怨于民耳既已怨矣豈復大小乎凡有動便與民相涉一動拂其拂處便散入民心安計不惠大小凡有行便與民相觸一行怠其怠處便紛布民心安問不懋大小見盡心便爲惠爲懋不盡心便爲不惠不懋言若怨在大可從大處弭之若怨在小可從小處弭之今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之間何如難保乎可不盡心而戒逸豫乎惠不惠懋不懋還是活語猶言但看你順與不順勉與不勉云耳所以傳云卽上文所謂往盡

乃心無康好逸豫也看來怨字爲小民難保豎義兩不在分明怨未有定屬之辭兩不上各粘惠懋分明說盡心則無怨不盡心則怨有定屬之辭時說云我聞曰人以恩怨分離合不以大小分恩怨故民怨上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只是一個當順理者不順理當勉行者不勉行便是怨階如此說上之在字方有下落非兩可之辭見得無所不惠無所不懋心乃盡而職乃舉若一不順一不勉便是一處心失照管而康好逸豫矣豈盡心之道須知順理勉行當泛言不可入近述遠稽等語末繳上意云是民之怨也卽爲民之情而心之盡也卽爲怨之弭聞此言者寧

無敬哉。

此節緊根惠懋盡心以深望其忠王卽照發不廢王命意上論明德工夫只在治道上說論治道不至于能新民是亦明德之未至也故已而有不能已謂汝惟小子旣侯于東則乃所當服行者惟在弘王明德又民之德意以應保殷民化頑悍而爲友順此豈徒自盡其職哉亦惟助王安宅可畏之天命而作新難保之民者得汝之應保而始盡也助王在弘王見之宅天命作新民倒裝文法非兩平蓋作新民卽以安天命也諸侯皆當弘王保民以助天子新民宅命者康叔特中一人耳况殷民染紂惡深新之爲難

故此欲其奉職以助王見倚重東土之意○語畢又言令人有深省乃服二字作一冒下正言乃之事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近述遠稽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爲弘王計也弘王應保須本上二節意弘明德之天而盡心小民之保王之德意也汝當宣布此德意以和順保又殷民調其可見之情協諸同明之德而已曰王便覺有主張他者卽欲不盡心不可得也應保就是弘王感而必通曰應和字不足以盡之因上言保又康保難保故曰應保不但上保之而民直應之蓋吾心民志相觸而動以和氣薰蒸而保護之也弘王應保一直意言當體君心以化民不可說應

保爲弘王之實亦惟正承上惟字說進一步益和保者汝之職宅命新民者王之事故汝之事惟在于自盡其職而亦惟以助王如此也助王二字貫下天民天命安由民心安來應轉上一氣說益和保殷民卽是作新但必能和保斯以然後鼓舞作興有以起其自新之念耳其實只一事然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爲之助耳若如時說云殷民雖僻處一隅其精神與上天通而意念不與天下隔也今旣得其所矣則民心安而天命與之俱安頑者化而友民亦無一之不化豈非助王安定上天之命作新天下之民哉此說恰象一應保而自然宅

命新民與助字不合宅字作新字就上人來說不可倒用字面宅天命時說以基王業言看來天命不指國祚正指新民蓋天命武王作君師以新民若康叔能助王作新則上天必申重眷顧此命可使不遷故曰助王宅命篇末爽惟民幾節全發明此意殷民原通上帝靈爽之神倘天命不能使有留無去卽民心自亦侷悟侷迷今亦惟于王所受命助使無疆永斐弗畏就茲通徹處想他于積染之民都振起一番維新光景是非但弘王併有以助王所賴盡心實不淺亦要知作新非只初時新無斷會這段光景何時少得曰安定天命乃着力語民卽指殷民小註謂新天

下之民非也。作如擊鼓然。令人跳舞踴躍。新而曰作鼓舞。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皆不能已。至此則不但天棊忱而民且無難保矣。宅字作字。須體上明德字眼。方見明德之終。民與天爲體。德以天爲極也。大學引此以明德去作新民。此言作新民卽爲明德。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傳把應保二字平言。終說應字不去。蓋應字若訓和字。則是去聲之和字矣。宗周爲唱東土爲和。若作平聲之和字。則又難以訓應字。小註始妥。○殷民二字。周書所指不同。康誥酒誥梓材多方統指四國。殷民召誥洛誥與多方

君陳畢命則單指遷洛殷民。四國殷民是紂時之民。其染惡在沉酗草竊怙侈驕淫。遷洛殷民是武庚叛後之民。其惡又在圖天怨望。反側動搖。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慎罰以敬明爲主此段亦重盡心看下提說汝心朕心可見首節先舉敬明之例次節遂原敬明之心非汝封下方說敬明之事勉康叔法文王之慎罰以裕民二字爲主作新民在明德故慎罰以敬明法意爲先敬明謂以敬謹之心精察于聽斷之際一直意方民之犯法也多以不明而入于法及民之入法也又思蔽明而倖于法故明而動所

以利用獄也。當上之不用明也。下苦于情之不能白。及上之太用明也。下苦于情之不見原。故明而止。所以不留獄也。以求得情之心。敢任察察之明哉。敬者明之根本。二字重看。此句是綱領。下設人有二段。非舉重例。輕是舉變例。常。此先發敬明之例。故借死刑以權衡五刑五罰。若權衡不審。何云敬明。所以兩舉情罪之極變者。以例其常見。凡刑皆當如此。非獨殺也。時乃不可殺。乃不可不殺。一可一不可。卽此是義。而其用義刑義殺。不待下文已明矣。人有乃有兩有字。活看。謂間或有之。設爲甲乙二人。皆死罪。而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於乙。而其情非出過

誤。乃惟恬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又乙如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恬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爾如此。旣服罪。輸情乃不可殺。此二者特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恬終之情者。皆可殺也。亂常應上小罪。謂徇私妄動。以亂其常理。常法乃惟終七字。爲句。言故意做出亂常的事。對乃惟。告災看過自己。生爲告。罪自外至。爲災。式爾適爾。猶故。誤之謂有厥罪小。與有厥善有字同。彼自負此罪甚小。不足畏。與旣道極厥辜。自認所犯極大。不敢匿者。正相反。肆赦賊刑有虞。刑措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

殷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匿情未減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須抑揚看罪小情重固是可殺然此偶一遇之若罪大情輕這等人必須宥之如此方是敬明要在大罪上敲擊下來方得旨明德不言明慎罰言明以慎罰正明德事此言必謹罰而後能感化民見罰不可不敬明意非謂謹罰足以化民也叙字指輕重之差言有叙卽指上節非終惟終兩端而刑罰之全例自在其中人之罪有輕而當刑有重而當赦者中間甚有次序一毫攙越不得有之一字不可略過若曰如此乎有叙而不容紊也時乃時字緊承

有叙來服字用力看工夫全在明字上若只弄小聰明去服他安得猛省而競向雍和惟明不恃明如上云敬明斯爲大明不明不足以服民明服上加個大字是用刑之極當者大明服一連字謂情罪中輕重取舍無一之不明而足以服乎人也權衡旣正則物無遁情情法相得則人無遺憾自是我去服他未說到他來服我到惟民其勅懋和方是他來服我明服之所感也當時殷民最難得一和故特言之下二段皆指犯罪者說二若以出入爲分別卽大明服勅懋和兼棄咎康又兩邊說勅者戒其惡懋和者勉其善也必大明服而後民勅懋和者何也若有疾民纔棄

咎若保赤子民纔康乂也。試就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民之未肯棄咎謂上無決去之心耳。今以去疾之心去惡無一毫等待處。此所以民感之而畢棄咎。棄咎者遷善改過出于刑法之外也。人有疾不決去爲養患而驟決必傷元氣。此間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鍼砭攻治無非德也。民咸知惡不可爲孰不交相戒勅而盡棄平日咎惡乎。畢字就衆人說不就一人身上說。民之未能安生謂上無保全之意耳。今以保子之心保民。此所以民感之而康乂。康乂者格心向化安于無事之天也。如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

怒而刑尚有妄加乎。保善二字須活看。蓋對棄惡言非真保善也。凡罪已當而情猶可矜者皆善也。若無人保他雖陷穽在蹈而不知矣。心誠求之得不言之欲止未形之邪必不使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生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孰不交相勸勉而同歸于順治乎。乂而曰康心安意適于治之中。真如赤子之得保于慈母更無一毫勉強從乂之意。畢棄咎是遠罪而出乎刑有戒勅意。承惟終一邊來。康乂是革心而安于治有懋和意。承非終一邊來。惟民其勅懋和正是大明服。惟民其畢棄咎正是若有疾。惟民其康乂正是若保赤子。然若有疾若保赤子正是勅懋和也。○承



上言慎罰足以感人心也。嗚呼！封民所犯有輕重，而情法權衡于其間，蓋不止罪重情輕、罪輕情重者為然。而凡大小取舍皆有一定之倫次也。惟本明德以慎罰，權衡正于我而大明于次序之間，聽之必以情情法相得而使人服。惟民惡者懲莫不互相戒勅，善者勸莫不勉于和順。若是者宜何如去惡不誠非明也。上之人欲民去惡，容有不誠至于已有疾而欲去之，其心未有不誠者。惟以去疾之心去民之惡，愀然而調治之，惟恐其棄咎之不速且盡也。蓋刑雖痛而實所以為德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欲我去疾如此，我何為自留其疾乎？不必刑罰一一及其身而畢舍其咎矣。保善不誠非明也。上之人保全善民，容有不誠。若已有赤子而思保之，未有不誠者。惟以保赤子之心保民之善，煦然而護字之，惟恐其無知之有故且誤也。蓋罰雖嚴而心衛之以慈也。由是民感其誠曰：上保全我如赤子，我何為不自保其身乎？殆若赤子一一聽其親而廸康以又矣。夫誠以治惡保善，則大明服也。畢棄咎康又，則勅懋和也。如此然後為有叙之刑乎。

傳訓勅為戒勅訓懋和為勉于和順分明是棄惡遷善單下文棄舊康又說但遷善本于棄惡故中間用一而字小註將勅懋平說和字上增一且字便為三義與傳不同了

承上惟謹罰而後民化此罰所以當謹也。一節是戒辭，因

欲康叔義用罰故先舉刑罰之權推而遠之見法有所受也此尚發明不可徇之故非便是不徇已之事刑非君所得用惟人自取耳當則刑殺劓刵之而非我矣兩言非汝封者欲其慎也徇已意且勿露恐侵勿庸以次汝封句非汝無或正相叫應見當以已聽天意曰汝未免有喜怒有謗譽見以為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操縱非我而欽恤不遑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戾纔謂之敬明非汝封論理如此兩言無或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又曰在康叔心上度其又如此也就又曰二字上看出申戒即兼舉大小便見申戒非申上文而戒之之詞刑殺乃民命所

係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也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然萬一以刑殺為重視劓刵為輕鮮有不因劓刵之小而忽之者非汝封又曰可以私意劓刵人無或以私意劓刵人如此纔是重刑殺輕劓刵本旨看無或語氣分明不要用刑罰意了看後要囚節亦是此意則前二節必須得輕重方可

唐孔氏曰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劓而不在五刑之類言

王曰外事三節欲康叔遠稽諸古以義用殷罰對明德往敷求殷先哲王六句看首勉其以殷法治殷民也外事依傳引陳氏爲有司掌刑罰之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下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觀則陳列其五刑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然不必自爲法也所司者亦殷罰之有倫則法有所準而民無所眩矣○立國之初必先陳臬臬者示以畫一如後世之刑書也陳列是法且虛說不要入殷法在中汝但陳列是法而頒布之使有司受成于臬是已而何以所師者此殷罰之有倫蓋衛居商墟

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倫者况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因其治殷之頑民故曰殷罰殷以地言殷罰卽衛罰是其實臬之款轉條理處卽殷罰之有倫非有二也殷罰有倫只是原情以定罪如人有小罪節樣陳字最含蓄有陳而不用意時說云陳臬若虛說且不說出殷法則師茲茲字爲何物耶據此說則時字指殷言矣不如前說

臬門捆也有準限之義故以訓法猶爲法爲律也

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包罰之大小言此則揭言罰之大者要囚只是犯殷法旣成有司讞于康叔者夫罪自有司之

師有倫呈上諒無差誤之理。又必服念而後不蔽。慎之至也。此只重服念不蔽帶說。○又曰二字作相承看。要囚是緊要囚犯罪當死者。卽下不孝不弟弗念弗庸之類。雖問成死刑。猶麗獄詞。未處決者。服念正在獄詞上審念。被服之于念慮也。關係全在服念二字。法家主操切。易于擊斷。此獨靜觀服膺念之者。設身處地。天地鬼神知之。而人不知者。所以反覆服念。不必說要囚中之有生道者。分明此人據法已無可生于無可生中求其萬一可生之路。所以服念之久。若原有生道。何須若此委曲。五六日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苟得其生。不至旬時可也。

未得其生。過于旬時亦可也。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若卒無生路。然後斷以殷法。玩不蔽語氣。則用法何其果決。然必服念至旬時而不蔽。則其不蔽者亦多矣。言外更見若欲不蔽而非服念。服念而非旬時。皆不可殺。皆不爲義也。故斷是斷以義。不是斷以法。法與情理相符。我之所加與人之所犯。毫無不協。曰義義則爲遜。爲叙。或于不蔽兼取舍言非也。此節與上節雖兩意。却一起事。言陳列固以殷彝而斷之。尤當致其服念也。故下文總語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此申言用殷法之內。歷有此弊。所當戒也。分明描畫出一

慎字、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  
販法斷要囚矣、此二句輕作述、過語看、只承上以引起下  
意、用其下、依傳分三段、用其句、戒泥古、勿庸句戒自用、乃  
汝盡遜三句、戒矜喜、蓋治殷民用殷法、然泥于殷法、却非  
不泥于殷法、便涉徇已、却又非、既不泥、且不徇、則于殷法  
盡順義、而猶歎然以爲未順義也、三段一段生一段來、但  
前二段是戒之方用之時、後一段是戒之既用之後、要知  
方用就議刑上說、所謂既用者、亦就定刑上說、未使用也、  
此中要見慮益周而戒益切意、方切敬明之旨、○臬事謂  
殷法之事、註添一與字、則臬與事爲二矣、上陳時臬、將此

臬示之有司、此陳時臬事、將此臬施之行事、所謂聽之棘  
木之下者、蔽卽上不蔽之蔽首、此二句雖申上兩節、却是  
一起事、既謂之事、又謂之法者、如墨劓刵官大辟法也、是  
法以刑人、非事乎、條定之初、因事而爲之法、用法之際、取  
法以此是事、故此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  
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人之常法矣、然殷法雖善、而古今  
異宜、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  
者殺、不宜時不用也、義無定在、或不勉遷就、然趨時而徇  
已、又不可也、刑殺必當虛心審鞠、顧人所犯何如、勿以就  
汝封之意、蓋刑殺原非汝封所得爲者、苟不當罪、是移情

就已也。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夫陳列不蔽之際，不泥古，不徇已，則情法相得而輕重不爽。盡遜于義，向之所謂有叙者，真足曰大明之矣。使自以為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叙于先者將乖于後。又當歎然自思曰：吾于刑殺實未有遜事也。如此而後能用殷法耳。用字作察字看，勿誤認用看來用其義刑二句。一戒泥古，一戒徇今。雖有兩意，却是一時事。本文口吻一正一反，語氣相連。若曰必如此而不可如彼也。勿次汝封，正是義刑義殺處。玩即接盡遜于義。尤明註以義刑義殺訓宜于時，則殷彝古法不宜于時，胡亦用之為斷乎。此處要看得圓融。蓋殷彝常法，時而措之。

即義也。非兩項，其刑其殺原在義，不在我。用其義刑刑之，義殺殺之可也。若以次汝封，則汝刑之，汝殺之，非義刑義殺矣。義只論理之可否。義在古，即從古亦時也。義經酌用，便有個汝封主見出來。少有成心，則員神之義局而不徹。故曰次勿庸，只不以私心與之之謂。確有一個義在，并勿庸。以次也是義。前非汝封對立法者說，見刑罰之權全不在已。即呂刑天齊于民三句意。此勿庸以次汝封對犯法者說，見刑殺之義一惟在人。即呂刑非終惟終二句意。乃汝盡遜曰時叙，承上不泥古不徇已來，然非以不泥古不徇已為順義也。于古于今于人已一無所拂，故曰盡遜。

曰時叙。因上盡遜者而稱贊之。殷立其準。義當其權。心昭其公。何等有次第。惟字就心中說。非知其遜而姑以制喜心也。實看得未遜耳。不曰未遜而曰未有遜事。法意難窮。事機莫測。可度者理之遜也。不可必者事之遜也。遜以言乎其相調而無忤也。我引繩而裁之。民竦息以就之。此時以民自視。辜雖伏而已。垂于性。以我視民。刑雖當而已。垂于民。將得情則有之矣。而相調者安在。遜于叙。必未能遜于事。叙之遜。則刑罰不紊其理。事之遜。則刑措不用。而此心始即于安。不但恐喜心之生怠。寔抱歉于刑之難措耳。有叙即是順義處。曰時叙緊接上文。這曰字與下惟曰之

曰不同。上曰字猶言可謂。下曰字就心上自說。非口中說話。又恐心盡易盈。故再進步。戒之哀矜。勿喜刑罰之所由中也。以義為主。而已不敢與。亦不敢矜。總作一氣串看。故曰非汝封刑殺剗則人。

王曰汝陳節。前四句論法。總是申上三節。後三句論心。又是起下一節。上欲康叔盡心以義用殷罰。此下復欲康叔盡心以義用文王罰。故緊承上未有遜事。即其心以美之。又即已心德托知于叔。後爽惟民兩節。專發明已心德。此探用罰之本。高慎罰一層。通節重稱康叔良心上。蓋惟其心之獨善。所以獨能知朕心之善也。勿庸以次之心惟

曰未遜之心皆心之良者為之。已汝惟小子則不忍之良未琢故其心獨善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汝有如是之心必能知朕心之德我之拳拳于明服喜為知己者告耳篇首呼小子封篇中亦屢提小子曰小子見良心未鑿此節方露未其有若全在汝惟小子看出不可如舊說將遍觀天下諸侯未有若汝封之心形容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以汝之心有好生之德也故下增一德字心字虛德字實不是平說亦不是互文法此心此德朕有之而汝知之非心之良而何哉上句朕心即後以德用罰并不用罰而用德之心舉斯心以加彼即是德不重康叔能知正見康叔之心

之善處要見知得便行得惟乃知是責成之辭正要他慎罰故先發其心使之油然動于中而後下文語以用刑之事

此三節欲康叔近述諸今以義用文王罰對明德祇適文考二句看雖則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要曉得不孝不友之民與別布條教之臣是商俗之惡武王將言此兩項之不可不刑故先說寇攘姦宄以甚之是泛舉大惡之人為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為當罪也從本心而出曰自寇攘句指其罪譬不畏死誅其心殺越二句即姦宄所為事非兩樣人歸重在罔弗懲上凡民自犯罪即前自作不



典意作孽非關人陷劫人曰寇奪人曰攘外用巧術曰姦  
內用計謀曰宄于貨而殺越人故曰于貨越是將顛倒執  
縛不死而傷于取也如晝爾于茅之于譬不畏言此等犯  
之者必死而其心強狠殊不畏也罔不懲言如此之人衆  
所共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傳非卽乎吾之私心  
正應勿庸以次汝封所謂刑加于自犯之罪也所刑苟非  
人所同惡是移法就之也

此用罰以嚴之民要得教之而不從意罔下言不率又云  
別布條教自見元惡應寇攘姦宄大懲則應罔弗懲矧字  
添一層看元惡傷他人軀命不孝不友則傷骨肉而壞彝

倫故曰矧舉不孝不弟而兼及不慈不友者子不孝以致  
父不慈弟不恭以致兄不友總甚子弟之罪惟父子兄弟  
至如此相賊此等人若漏網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  
則民將視爲當然而天與我民彝必自此大泯亂蓋父子  
兄弟之間更有所不忍言者矣元惡之得罪自得罪者也  
不待教而誅者也故寇賊竟付之司寇此之得罪于我正  
人得罪者也教不改而後誅者也故不親遜之百姓必付  
之司徒而後彌以刑得罪刑茲俱指子弟言周禮大司徒  
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正此意速字有不容  
緩意前言殷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

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  
 創立者。故以殷法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以作罰誅。殷民  
 撥殷亂之所在。亦遠稽近述之意。一罰也。有時言殷有時  
 言文王何也。蓋從前邇說則言殷。從後更定則言文王。至  
 于殷罰。又曰彝于文王。又曰作。及上言作罰。不言由義。下  
 言由義。不言作罰。文皆互見。亦以文王作罰。皆義刑。義殺  
 故。即指文王罰為義。猶下文以刑罰為典一也。兩節說速  
 由作罰。速由率殺。語意與上不蔽要囚同。蓋云情真如此  
 如此。則汝速由云云。言外便見。若未如此。未可竟殺。若非  
 如此。亦不可盡殺。非汝封刑人。殺人勿庸。以次汝封也。服

念敬忌意俱隱隱言下。

如今律告言呪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別籍異財奉養有  
 缺之類。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  
 殺人之盜者。惟其事關倫理之大。強盜不入十惡。而不  
 孝不睦不義內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矧字之  
 意。○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  
 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唐孔氏曰。考亦通生死  
 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

此用罰以嚴之。臣不率。指上不孝不友。說民不率。敎大置  
 之法。况臣有導民之責者。乃引惡而不忠。則罪又甚于民。

故尤必速由文王之義刑率殺外字貫至小臣三等臣看以其皆衛國之臣對王朝言故曰外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曰訓人見風化所係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之諸有符節者見職掌所在節卽今之印章非行路之符節曰諸教非一端節非一例也凡此等官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播條教言別播造譽謂商人染紂之惡相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爲常倘爲之官長師帥者若以修明教化爲迂不導汝所陳之事以孝弟令民別創條教自上而播之于下自近而敷之于遠而姑順民俗之所習以平譽于

民從無而有曰造別播敷正是造民大譽處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正就上看出乃別至瘵厥君一氣就別敷造譽卽是不體念上心不用上令以病君上者瘵君不可用過文惟不念故不庸故病其君君指康叔非天子時乃引惡句是罪案另看與上不率字矧惟字正相叫應民不率教固民之惡而臣之別敷造譽如此是乃導其惡于下而教民不率也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上引之于君上之體統教化最相妨病所以尤可憖而刑之不可已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于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

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况出于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此麤裘孰殺之謗，所由作也。要于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于民正，所以利于君。今若此，是視民俗必不可回，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庸勿念以病君，何如者。蓋教化淵源之地，三德又用之。樞于此一失，後且至于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憝，曰大憝。此獨曰朕憝，罰以義起。即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彝泯亂之義，而速殺之，蓋作惡

與導惡同科也。觀兩速字，便是若有疾速攻治之意。

唐孔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

通節皆嚴于未然之辭，亦惟君惟長亦惟語脉對上矧惟發下。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不能使之孝友也。不能厥小臣外正不能使之念庸也。二句一氣讀，不能猶左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及小臣即上小臣，外即上外字，正即上庶子正人，惟威惟虐一直正與上二

句相形說不能于彼而惟事乎此。謂不能以教化身先而徒以作罰茲義繩之。雖驅民爲善亦虐也。大放王命承上三句來。王命速由率殺。蓋以廣修身齊家之化。乃于殺近而于王命遠。雖曰當罪而我無德以先之。是欲以非德用治。何以責臣之瘵。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哉。夫已不能厥家人而責民之不孝不友。已大放王命而責臣之瘵。厥君執曲形而責正影。無是理也。乃非德用又是斷語。起下文用德之意。蓋自先不裕。何以裕民。故下緊接汝亦罔不克敬典。汝亦語脉。又對惟君惟長發下。○此節大槩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動康叔。至下節方着康叔身上。告汝以作

罰率殺科條詳矣。然是齊民非又民也。是糾臣非倡臣也。諸臣固民之表。而爾實君長一方者。則又臣之表也。夫爲君長者父子兄弟之間克正。則能厥家人矣。由家以及朝廷。則能厥小臣外正矣。如是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又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治哉。惟君人而不克君。長人而不克長。于是不能教率內。無若其家人。何外無若諸節小臣外庶子正人。何乃徒罪人之不孝不弟不忠也。而速刑速殺。惟威虐是事。大放棄明德。慎罰之王命。而欲以非德治也。治其可冀乎。汝惟以德又焉可也。

敬典乃由裕民截。惟文王乃裕民又截。特舉文王敬忌裕

民以爲康叔敬典裕民樣子非敬忌又深于敬典也典乃文王教忠教孝者也此以語慎罰何蓋臯陶明刑教德伯夷降典折民皆是物也故不惟可以裕身兼可以裕民夫論敬明旣約歸敬典論敬典又約歸敬忌何也以康叔敬典必如文王之敬忌而後可用裕民也文王裕民至于造區夏修庶邦怙冒西土萬邦時叙其始不過一念不敢侮致之故不敢侮卽文王之敬忌怙冒時叙卽文王之裕民我惟有及及文王之敬忌以裕民也若敬忌不及文王則民猶未裕此明德以新民爲終慎罰以裕民爲終裕卽新民曰我惟有及曰未有遜事兩曰字皆自心對勘語惟欲

有及故以爲未有遜事故以爲我惟有及若少自爲遜便已不及予一人以懌緊根予惟有及說惟有及則文考克而康叔亦克旣徵父子一德寡兄勗而康叔又勗更見兄弟一心不惟獲助于已直可免罰于天安得不懌此武王喜懼交心爲慎之至○亦字承上來欲用王命而以德用又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言謹罰必至裕民而後爲有終終字有務去之意將刑殺之典都收歸文考心脉上以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若疑于無常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若疑于不裕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

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或作罰或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國之常法典惟其敬自有妙用非僅由之作罰非僅由之率殺乃卽由之裕民直于威嚴中使棄咎康乂之化于是乎成焉民藹然孝友媿睦不見刑罰迫束祇見道化悠閑此但不苦鐫急尚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典有整齊嚴意乃由裕民屬上句串說裕民對齊民看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教化之中正是使法不用意然欲行文王之法而不得文王之心雖得文王之心而不及文王之化豈所以裕民乎惟文王三句一氣說惟文王惟字舊云不必敷求遠惟亦不必別求闡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已覺

寬一層只當云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不在于文王之法而惟在于文王敬忌之心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敬忌就用刑上說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其可畏裕民重在自已身上不重民上須把乃裕民帶上讀康叔豈無敬忌而必文王之敬忌者文王止敬止仁直從民心中探討個可欽可畏之真精神于此直接其心源自覺民情法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于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一念之敬畏何益于事蓋見獄情而敬忌苟非慘刻之人皆有此心惟文王之敬忌不惕于一時之不忍亦不觸于小民之可憐而直根于戒謹恐懼之素故不忽乎民卽不迫乎民

之生不敢于民卽不促乎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人君之精神收束處。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未有君惟恐戕民而民猶不免戕者。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敬忌之心。說曰我惟有及。曰字指康叔之心。說惟字重看。言只是有及于文王而無他念也。上句敬字實兼敬忌二字之義。惟文王之敬忌正。教以敬典之準而裕民之道也。典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裕民作着力說。非民已裕也有及是及其裕民。非及其敬忌也。玩註期裕其民除去之道二字可見。况裕民爲慎罰之終。而不可以敬忌爲終也。然裕民却緊根敬忌來。敬忌正與威威對。此文王

裕民之本。西土怙冒。厥邦時叙。此文王裕民之化也。汝惟文王之敬而不忽。忌而不敢者。儀刑之不替。乃期裕其民于心。曰我之裕民。惟有及于文王之裕民。使東土之治無異西土之休矣乎。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不作期辭。文王威所當威。猶惕不務。庶獄罔知。猶恐如傷。我必鼓精竭。力務與文王同心一念。有及在裕民時。體認而力企。非只空空仰止。遽以爲能及。則弗及矣。自諉莫及。又弗及矣。故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辭。上言與詳矣。從典中說敬。敬中說裕。裕中說敬忌。又從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只說務去其罰。未可說去罰之故。予一人以懌



者喜其能不廢王命大快我裕民素志耳此節與乃服弘王節對看蓋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上終文考克此應前乃寡兄勗詳言朕心朕德亦因上兩結尾處說助王說懌已皆從康叔說到武王上去故此下四節却又從武王說還康叔上來爽惟三節作一段勵康叔以德用罰爲主以民德之故而用罰罰以德用故曰以德用罰是先德後刑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兩節重重提掇予字我字曰我時其惟曰予惟不可又曰天其罰我我其不怨皆武王自嚴發明已欲叔助王懌已心事○通節語氣都着武王說然自嚴正以嚴康叔欲其以德用罰爽惟二句言已當迪民以德爽惟上先點不孝不友固當罰矣然我明思之罰以輔政非所恃以爲政者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惟當道之以德使歸于禮義安于

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爽惟者，深慮洞見而知其必然也。吉康指民爲善說，迪如引盲上路，民有不能爲與不及爲者，全在上人開導。迪兼身教言教，謂迪民于禮義孝友而吉康自在其中。刑凶而德吉，刑危而德安，若不教而殺，是置民于凶危之地，非迪吉康矣。此下不必補俟其不從，然後用刑意。迪吉康是起語，我時至作求一氣說下，正是迪吉康處。導民而不求其本，未能吉康也。必以殷德乂民而與之，並然後爲迪民耳。對殷民故專以殷先哲王言，作求指化民之功說，卽有及意。其惟字與德字相呼應，不是與殷先哲王相呼應。言其不急於刑而惟以德非是只

取法殷先王也。如新說謂欲導民吉康，惟于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此說以康乂民屬殷哲王，以作爲起，便悖傳，還宜以乂民帶作求看。如云茲欲導民于吉康之地而使之不懼于法者，將何所求匹哉。迪康莫如殷先哲王德，乃上之繼古先哲王，下之開我文考。不但在女當敷求亦在我所當作求者。我時其惟殷先哲王自成湯以至帝乙諸君，嘗以德迪民，如子惠如祗懼如嘉靖保惠者，我承其後，惟取法其德用之，以安乂其民，而與之作求匹焉。以殷先王之德道殷遺民，乃今日迪吉康之要法也。殷先哲王德卽明德之德，以殷先王德康乂殷民。

專就德化上說。使無叛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之美也。然武王于康叔言文王。而于自己言殷先王。亦互見耳。求如君子好逌之逌。故訓求匹。然求者直探心源。訓匹字意尚未盡。作求兼作配。德化說宜補。罰在所後。意矧字緊。進一層。民與已對說。民有可逌之幾。見已不可不導。殷先王德以逌之意。况今殷習雖靡。而民彝猶在。道之仁讓孝友。無不從者。然則民不吉康。非民之不適。乃爲政者不以德逌之耳。夫有邦有政。正是道。民吉康耳。若不能以德道民。而徒罰是用。尚何事政之有乎。正人而至于罔政。此吾之所甚懼也。所以不敢不作求商先哲王也。導如導水之

導。民之良心。盎然于中。而吾特導之耳。爲之通其塞。引其端。沛然達矣。豈有不從者乎。此只以民心本善。諒之。非已然事。求殷德而康。又民所謂逌也。逌之門。卽爲適之路。適于吉康之路耳。重罔逌。不適。罔不逌。而罰。則法令無取。滋章。不是全然不導。卽導之未至。亦不能致民吉康也。以德逌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爲以已之正。正人若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蓋言逌者。必以德爲政。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逌以德。則不足爲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于訊鞠時。則誤矣。傳云。逌言德而政言刑也。不逌本是不德。然卽爲罔有刑政。似

謂能迪者刑卽是德非有二也此語似是而非以已意示康叔所謂朕心朕德者是

此武王申理前語而嚴之天亦自嚴以嚴康叔也迪則作求不迪則罔政一得一失可不監乎不可不字藏得民不靜以下意告汝句卽指上節謂我告汝行罰不徒告以罰之說也必告汝以明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日欲與汝共知所監也今殷民未化導民者之責也固不能免于天罰而穢德彰聞時予之辜也我何敢怨天罰乎我之不可不監者以此爽惟民爽惟天似兩目皆發不可不監意上是道理當監下是事勢當監但當監意上未露出若云下明思

夫民民原可以德迪上明思夫天天又欲去以德迪苟人主以身俯仰其間不能去明德新民終是下辜負却民性上辜負了天命而于父母君師之責有虧若天罰我我亦何辭此我所以不可不監拳拳欲汝助我懌我無負我命汝在茲東土也○不可不三字承上不迪罔政意斯民止有迪之一途而迪外無吉故義刑義殺用于不適之後爲迪康用于未迪之先爲罔政予惟監于可以迪不可以罔政藹藹德意不覺于罰致意也蓋德必講而後明故有此德之說然講德之說于用德之時易明也惟講德之說于罰之行分明以德之空言當罰之實事替換得來不是以

德行罰是失德後罰的意思。不是先德後罰的口吻時說有謂道之不從然後罰斯行焉非也。告汝于德之說于罰之行。而迪吉康之意罔政厥邦之戒躍然言下。然我之所以不可不監者何也。天生民使君迪之。非使民自定而已。今惟民蠢動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治猶未同殷先王總之所以迪民者未至也。我明思天其將罰極我。蓋不罪民而罪其迪民者矣。我不敢怨也。我何爲而不怨。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小民無知陷罪。不在大亦不在多。雖微少有罪亦是上人失教之責。况曰今元惡不率腥穢之德。其尚顯然著聞于天。罪亦大且多矣。而爲君者尚敢有辭。迪

卽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來說。此句卽申上這二句。况民雖曰罔迪不適。而今日事勢迪之有甚難爲力者。民之不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能止其心。則念慮寂然。動無違禮。註狠疾二字不必泥。不靜卽奸宄不率意。未戾正不靜處。迪屢未同。謂殷民染紂惡深。雖使屢屢迪之。猶未必遽能上同殷先王之治。况不迪之乎。此乃泛論。見得不可不迪。非實事也。三叔命監必有誥飭之詞。故曰迪屢以治對亂。則治爲上。前言罔迪不適以民之良心言。此言迪屢未同以民之習染言。自不相背。况未同言者。但未能上同殷先王之盛治。非全不適也。適但無違。同卽上之作求矣。天罰

承民不靜來我其不怨有不可不監戒迪民以德之意惟厥罪三句又說所以不怨之意無在大多下補少有罪即在君訓詰不得不爾古史疎妙逕接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顯聞正指民之不靜以德為罰則精華聞于天以罰為罰則腥穢聞于天見我所以不敢不監而必告汝以明德用罰也在我尚不可以不監而汝其可不敷求遠惟乎在我既以之告汝而汝可以大放王命乎如此方見指意所歸

鄒氏曰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

此以不用罰而用德望康叔也敬字內含不用罰而用德

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通節單重蔽時忱三字蓋作求敏德等意前皆已見此不過欲其勇斷深信而力行之耳至用康五句上以一用字落下下用一以字承上上下相呼應正謂用此敏德以康之顧之遠之而裕身以裕民乃以寧也裕字總括上康顧遠說以字有工夫言我用此去迪民而民乃適乃同也不說效上言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作求。是武王蔽時忱丕則敏德也此言蔽時忱丕則敏德是欲康叔亦去作求也又提掇前紹聞敷求別求意蓋文考暨殷先君臣與古先哲王皆克明德者康叔斷然則之用以康心顧德遠猷即弘天也即裕身也但變文申說有

詳略耳。我不用德專用非謀非彛。此我之瑕也。有瑕則有怨。故民相棄絕。若我不作怨而不則敏德。縱小人難保。亦何所得我瑕疵殄絕之。故云不汝瑕殄。○前是明德以治民。必無一民不化。乃爲明。此用德以裕民。惟求之已。而民之化否俟之而已。敬哉如何。蓋用罰者多以爲可以自快之事。而不知其適以作怨也。多以爲是嘉謀。而不知非爲謀也。多以是爲常法。而不知非爲彛也。故必務去之。而移其蔽于罰者。蔽于德。斷以心之誠。確然于罰之不當。用德之當。用于以大法。古人之不用罰而敏于用德者。用是以康乃心。無用罰之非心。而一古人敏德之心也。用是以顧

乃德。無用罰之惡德。而一古人敏德之德也。用是以遠乃猷。無用罰之淺謀。而一古人敏德之謀也。蓋以刑治民則急。以德治民則寬。寬裕不迫。俟民自安。分明是不用罰而用德的。古人于明德真不廢王命。于慎罰真非大放王命。不汝瑕殄矣。無作怨二句不用罰。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一直意。怨與非謀非彛。俱直指刑說。用刑無論當不當。民必怨之。怨雖在民。實由我作。以生道殺民意。雖未嘗不善。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然但曰非善之謀。猶有善謀。此直曰非謀。則并不謂之謀。何論善不善也。刑本俾我一日豈是常用的。故曰非常之法。然但曰非常之法。猶有

常法。此直曰非彝則并不謂之法。何論常不常也。無作勿用兩平說。勿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并上以德行罰都不要了。蔽時忱發落句。蔽是定向意。忱是心之醇篤處。惟斷以任德不任罰之忱。非一心爲德。又一心爲罰也。敏德卽明德。敏以精進言。文考及殷先王古先之德。全以敏成。纔着優游操切之私。都因是而乘。則其德原無迹。可覓止有這雷迅精神。孤行不蔽。故必斷然有真信于心。方學得他來。敏是古人的忱。忱是今人的敏。此全是精神之肖。更無或符或戾之情。直將近述遠稽古今之理會成一片。豈非不則。丕則應前弘天說。前重法古。此重吾身說。乃吾惟有及

意。法古人之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辭。要看斷字。罰者國所必不可廢。今欲盡去之。而用德。雖尚德者未必信也。必斷然真信。罰非所恃爲治。倘稍有從容悠豫意。便不濟事矣。故丕則敏德下緊接一用字。蔽時忱爲丕則敏德之本。而丕則敏德又爲下四句之本。但不可以下四句爲丕則敏德之實。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如云若此者將以何用哉。蓋古人緩于刑而敏于德者。其心固安于德而謀出于遠。汝未能然也。故用丕則以安乃心云云。用字貫下三句。心德猷在化民上看。暗點不用刑意。心者化民之本。康



則將敏德來安頓吾心。使心一于德，不奪于殘酷，不可混安。汝止話德者，化民之具。顧則將敏德來省驗其德，使德一如古人好生之德，不流于威虐，不可混作稽中德話。猷者，化民之謀。遠只是以敏德治民，而不徇操切迫促之謀。康顧遠俱不着方字眼。此三句卽是寬裕。裕字承上康心三句意，不必落一層。如以刑爲治，則不免急迫。今以德爲治，卽是不迫。自有一種寬裕處也。裕字無工夫，裕便是寧。曰以民寧者，全于裕處，使其自寧，毫無驅之之意。裕寧比由裕深一步。前主刑言，此主德言，與若德裕乃身應必裕民，乃爲裕身也。不曰民裕而曰裕民，着康叔身上，說刑罰

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以我而寧民者也。德本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安。故曰裕乃以民寧以民而自寧者也。寧卽上之吉康。此句正用德主意。乃字與上三乃字不同。此句文氣緊接下句末句總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蓋能用德不用刑，是德務崇，罰務去，不廢王命予一人以懌矣。豈以汝有瑕疵而殄絕之，不汝瑕者，民不汝怨也。應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故不汝瑕卽命不殄。插此一語，又開下節張本。此節大抵與今民將在祗適節相應。蓋上是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謹罰而說歸明德。始終以德爲主。如文考顯民處，只是德

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  
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此二節承上不汝瑕殄而以天命民心結之亦終前保殷  
民宅天命之意康叔得封由文王得天得民康叔盡職則  
能助王宅命新民。天民渾見上下節俱言民而天命帶言  
民心卽天也。一明德慎罰也。體之身心爲服命應乂民言  
一世事業也。著之令甲爲典常應世享言萬世事業也。○  
嗚呼肆汝小子節以天命惕之欲其聽已治民之誥蓋治

民卽所以保命也。首三句言國之命無常不于常謂天命  
予奪無定轉移在呼吸指顧間也。泛論理如此此句正發  
下當念之意念哉謂天命不常而念非卽念天命也。與無  
我句緊連重在無字上。殄享雖在君亦天命也。言天命不  
常似與前言天畏棗忱反何也。蓋不常止說得可畏而盡  
心保民助宅天命方是于常。方見天之棗忱也。故此但言  
不常之可畏以天命凜衛要見今日之命乃文考克明克  
慎所受。倏予倏奪何所于常。倘一刻不念不能明德慎罰  
應保殷遺將必緣一方以促多方之命。則念關汝衛小實  
關天下大。何可不念。湯若士曰惟天命不于常德裕則國

命以長。刑促則短之矣。所謂悲怵而可畏者，汝其疑命是念哉。無使我殄滅汝所享之國可也。念之何如？明德慎罰，侯國所服受之。誥命亦既聽之矣，必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受之命而不迷于所行，聳惕一心以高汝之聽而尊其所聞，用以安治其民，使歸于德而外于罰也。此實說不于常大是明，乃服命輕起下文高乃聽意。服命傳指侯國服命，正如微子慎乃服命說。蓋明于有國之制度，則聽上指而康乂民，有服命之責也。小註謂所服受之誥命，論明德則始于裕身者，終于裕民。論慎罰則始于用刑者，終于用德是也。出于武王為命，聞于康叔為聽，人情行所明不行。

所疑信所尊，不信所忽。故以明字高字醒之。明字有繼述意，乃聽僅與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也。必須比武王所言高一層。精神心力不妨過也。用字根上二句一氣說明德慎罰同歸康乂，故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未補民安天命俱安不常可常意。

爾雅曰肆今也

未節飭遣就國，舊謂以民心惕之，與上節天命對。看來只是申上節意。上既語之以明命高聽，而猶慮其有初鮮終，故直戒之曰勿替敬典。若與上節平層，便與勿替二字說不去。且上節凝命工夫全在乂民，此言世享正應轉天命。

原非二也。敬典上文已有了。此處只重勿替二字。但上文敬典單言罰。此則兼明德慎罰言之。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言明德慎罰之著于令甲者。乃當敬之典也。敬字不着力。言此明服命。高乃聽。是汝所敬的常法。而我之告汝者。必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朕所以告汝者。而篤行之。德務崇而罰務去。乃有以安殷民。而世享其國。命于是有常矣。勿替二句。一氣說。勿替着自家勉行上看。聽朕句重在遵君命上看。一事也。聽字正與上聽字相關。凡武王所言者。不過大略。須要聲入而心通之。曰乃聽。曰聽朕。實實在自身上體會。

高乃聽。欲其能行。勿致廢闕。此聽朕告汝。則欲其常行。勿使斷續。各有所重。國與民相守者也。民危國危。君必至珍。其所享之國。民安國安。君後能世。其所享之國。故以殷民世享為言。上曰無我殄享。此曰世享。深一步說。乃者難辭。見必如是。而後世享耳。康又民之福也。世享則不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矣。上結明德已竟。此因勅遣就國。故又抽敬典作結。以敬典慎罰。即明德也。康叔所又者。殷民凡上言民處。皆殷民。不應到此始重一殷字。遂謂以天命殷民對結。此只重勿替世享。蓋就上結語中。又申結之。以終不汝瑕殄。無我殄享。兩意故也。○按此二節。與篇首文王

遙應文王聞帝即在顯民上見此保命却跟又民上來以殷民世享照轉命不于常之意切勿以天民對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胃審方俗于迎郊今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周書作維曰俾康叔于殷俾仲旄父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鄘鄘詩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于殷即位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土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父其邶鄘之一歟

尚書葦籥卷三十七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酒誥

通章主明大命乃穆考四節先舉文王之誥茲西土者告康叔妹土兩節因命康叔為誥茲此言教也我聞曰三節又舉商君臣之劾茲與不劾茲者告康叔剛制一節因命康叔為劾茲此身教也至厥或告四節不過申前兩意其曰姑惟教之申誥茲也其曰典聽朕茲申劾茲也蓋必康叔典聽以身劾茲而後民乃可誥茲大命始明也誥茲茲

人劫恣恣已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武王誥康叔若曰我誥臣誥民謹酒有大命焉汝其為我明之于妹邦大命舍下妹土二節使人為忠為孝命何等  
大命以理大非以君大明者敷布闡揚之謂滌其舊染動其真性使臣修職民勤事遵恣酒之戒革崇飲之風前後語俱明中事

妹本作沫即詩云沫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也變沫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昵婦人酗淫亡國故謂殷邦為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

象曰君子以永終知蔽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

明大命覺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恣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四節述文王誥恣庶邦臣民之言示康叔上二節總誥西土臣民下二節分誥臣民小子專為妹邦染紂惡深故欲

康叔化之所以只重監紂之失。上然先引文王起者。不重法文王。只言西土遠去商邑。不比妹邦。文王且誥。我今日大命亦卽文王之誥。恣康叔尤不可不明于妹邦者。穆考穆字不是虛字。文王能端身教處。正于此字見。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爲西伯時。庶邦貫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庶士少正御事。皆庶邦之臣。玩註西土庶邦云云。則本國隣國皆在其中。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非是。此內已兼臣民。或只指臣說者。非是。孔疏云。庶邦卽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則無一人不誥。曰朝夕。則無一時不誥。朝夕曰三字。貫下惟辜。正誥。恣之詞。重告臣上。與惟曰二字對看。庶邦甚遠。安能朝夕面告。數語是一篇酒誡。授與朝夕。諷誦如文王朝夕告他一般。祀茲酒。未涉人用酒。與下無彝酒不同。祀茲酒用酒之始。是方祭灌獻時。飲惟祀飲酒之始。是祭畢飲福時。前以成禮。後以介福。言惟祭祀神明。則用此酒。非謂人于祭祀之時。則可用酒也。惟天二句。正推原作酒之由。以明祀茲酒意。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非酒。則無以荐馨香。故灌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義。註而已矣。字宜玩。見非爲人合權作。爲元祀而侑酒。爲

祭祀而作則必爲祭祀而用非祀而用酒甚非天降命之意矣。理所從出便是天降。元祀本祀也。人道以此爲本。故曰元民對天說。不論有位無位。此言肇我民後。又曰惟民自速辜。有商君臣皆在。

唐孔氏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穆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窟爲昭不窟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榆爲昭毀榆生八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

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鄭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一云庶士包上士中士下士言少正以官之副貳言御事以治事言自卑而尊也。皆庶邦中者此說異。孔疏○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降威承降命說來緊頂喪德喪邦看出降命原酒始也降威極酒禍也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順之則爲降命逆之則爲降威天降威下只虛說以起下文語氣緊連我民用大亂喪德而并貫越小大邦用喪至各下句方可說酒字出天降威罰于人民之喪德無非是酒做出許多不好之行君之喪邦無非是酒造出各樣罪過行字應上德字辜字應上邦字曰惟行惟辜見非此酒則無此行無此罪也惟辜輕須看一越字我民用大亂喪德猶是在民耳越小大邦用喪酒之禍又當何如以民與邦共稱則誥臣而民亦在其中矣越小大之首雖蒙天降威來而天降威却不可自爲一句

揭臣之小子教告根上朝夕看照傳血氣未定意說只文王誥教小子句是武王述起語下有正有事至末皆文王誥教之詞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鄰國之小子本國小子卽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少者非復其子弟也下有正有事卽是小子爲之全是指其官守職業處儆惕傳用二者字似呼其人于二有字不得力本文還重二有字正以位言官之定局也爾小子各有官守卽各有職業若常于酒則曠官廢職矣必畏降命之由畏降威之禍無彝可也有無字緊對越庶國三字是對小子稱

他國之小子而併告之越字接得絕妙上無彝酒雖未說  
庶國而庶國自在其中下飲惟祀雖承庶國說來其實本  
國亦渾在內飲惟祀與祀茲酒不同祀茲酒者用以裸獻  
非爲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歆神之賜非爲酣營也  
舉當飲之時又及止飲之節德將句根飲惟祀句來將持  
也若非平日有德從何將之持得此心定方可不至沉湎  
非進退有禮之謂無彝惟祀一正一反相形看與下節俱  
重德字惟德則酒不戒而自遠此戒之本也

此再揭民之小子告之惟曰就武王述穆考之言說惟曰  
二字非衍字大凡縱酒荒飲必不務本能務本者自不縱  
酒荒飲文王慈民之酒不明言酒之當謹而惟以愛土物  
聽祖訓爲言故武王以惟曰二字起之言慈民惟誥此云  
云上二句勉其祖父敷謹酒之訓聽聽三句則教民之子  
弟所以承訓時說泥傳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亦常二字  
則謂上三句不過述其祖父之常訓如此無勉意蓋本節  
只重在勉小子故也不知蔡傳亦常二字原是教民之爲  
祖父者常常如此去訓迪子孫亦字根文王說非既迪而  
述之也經文明甚唐孔氏曰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  
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云云時說悖經亦悖疏曰我民則終

歲勤動具知艱難亦常訓導其子孫非農畝不親非已力不食惟土物是愛則勞苦思善賢者不以是損其智不肖者不以是益其愚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欲荒寧之念息必不至于湏酒矣土物者土所生之物稼穡是糜穀爲酒非愛土物也惟字有不愛酒而專愛土物意心無異用稼穡是勤也臧只在無外慕說愛未必臧愛其根土卽臧分愛未必臧愛惟土物斯臧臧者人心真實之念專與真實之本業相宣也此二句我民之祖父目擊縱酒之弊宜常家庭朝夕訓戒者故云彝訓然彝字須指義理說揭民之小子告之不別爲條教而以其祖父之訓訓之者家人父

子之語習而易從也小子無深心遠見况朝夕祖考左右恩易勝義卽有彝訓未必不諺不誕侮以無聞故文王勉使聰聽聰者聽之德心能揆度是非不隨耳爲順逆也聽之而洞徹其理曰聰欲其從無味中咀出味來只泛聽却不見好也越小大德不可太指實了俱在謹酒上說當時湏酒者必以小德爲無害于事故欲民以謹酒爲大德不可視之爲小德也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謂德何嘗有大小大小由人忽其小則所喪者大矣惟一之小子不作小大見則惡在謹酒之非大德也故下以爲元德舊說以謹酒爲小綱常倫理爲大非惟一之旨○文王于臣民但

援天命天威勅令自茲。而于臣民小子若其尤加勅何意。觀武王于封屢呼小子。則此實注射康叔。夫臣民小子尚。有政事則康叔有政事可知。夫臣民小子尚當聰聽則康叔當典聽又可知。蓋借文考誥。臣民小子者。惕之使聽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羞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文王教民愛土物。只藝黍稷一條。武王又廣之以遠服賈。文王教臣飲惟祀。只羞饋祀一條。武王又廣之以克羞者。如是則妹土之命較西土似寬。殊不知臣民業職愈廣。則工夫愈窄。時日愈迫。其精神自不暇及此。在武王爲尤嚴。養老饋祀必要用酒。因此而爾乃用酒。見平時不得用酒也。如上孝養父母必要用酒。因此而自亦少用。亦人情也。見此三大事之外無端。豈可用酒。故曰無彝酒。○西土庶邦去商邑遠。文王猶誥。茲况今妹土。臣民可不明大命乎。欲爾明于妹邦者。云何亦惟以妹土之中。臣民咸在其民。

當嗣續爾股肱用力不怠于以純一其藝黍稷服勞農功而奔走以事其父兄俟有餘暇始牽其車牛遠服商賈以佐農功之用用孝養其父母至其父母喜慶自此可洗潔豐腆而致用酒焉我教妹邦民如此○舊說嗣爾股肱一句總冒純其藝至服賈言爲農而又兼商者用孝養句謂用農商之所得者而奉養之父母慶謂父母喜其能孝養而慶焉則無時不慶無時不洗腆矣看來農事王業根本卽人生根本故前文王以土物爲訓此亦特重之嗣爾股肱只就農言不必兼賈來賈是不爲農而爲者賈只帶說或亦隨便爲之非必責其兼舉純是專一純一在藝黍稷

也純自然嗣續奔走事厥考厥長非代勞只就奉養上說勞力田畝便是此句與下用孝養句對肇對遠看起家而行遠也肇訓敏無謂或勉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曰嗣曰純曰肇曰遠字俱有力蓋教妹土使知民生于勤必不可一念暇逸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互見耳至厥父母慶不及兄者畧之也厥父母慶連下句講不可解作承足上文之語父母不是慶得養喜其務本力業不爲游蕩子耳卽迪小子之心自洗腆自字非自己之自乃自此之自洗者嚴潔不肆腆者持重不縱有德將意用酒曰致者致之于親而同其燕樂非私自致酒乃因父

母而致其用酒也

唐孔氏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卽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此武王自述教妹土之臣君子貫上庶正庶伯兩樣人說與聽朕教指羞考饋祀兩行爾大克羞者一句對丕惟曰爾克永三句爾乃飲食一句對爾乃自介一句惟君德合于君也不惟至作稽中德德合于神也兩惟字稽字觀省字都有幾許汲汲皇皇不自暇逸在宜對上純肇等字看茲字承上二邊來得君正所以得天如此等臣以事言則

爲能正事以德言則爲有元德然能正事卽是有元德不忘卽天若元德處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正事元德處只可就謹酒上說不宜就養老事神說○然欲明大命于民必先明大命于臣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尚當常聽我黍酒之教哉下文羞考饋祀皆朕教是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未武王于叔亦曰典聽蓋康叔往妹邦所重者朝廷法度臣子職業必不可忽爲家庭告語故亦曰典也臣職莫大于養老羞者者君之命也爾大克羞者而惟君之命矣此時禮有勸飲

酬飮爾乃飲食至于醉飽亦無害大克見不徒飲食苾芬而實能盡其尚齒之道含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元德字羞養也羞者就鄉飲養老說國老有爵有德者養之東膠其引戶校年而爲庶人之老及死國事者之父母則庶老也養之虞庠由是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大能極饋獻之誠庠以養老專重孝弟此乃人君良法美意若人臣少不體行則雖羞者而不惟君矣惟之爲言專也惟君者一以君心爲心君事爲事毫不敢參以身家暇佚故曰惟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正惟君之旨重惟君上養老者君之惠惟君者儼然君式臨之敬之至也飲食醉飽則

亦榮君命矣醉飽只指養老時言醉飽二字要認得好即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國之大事在祀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于此特提丕惟日三字謂之丕惟者養老而飲可矣然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又當大思之丕惟日貫下二句當交神而獨知獨證如此非必對人言然大言者是自信無歉之詞言其真能永觀省而作稽中德也觀省稽德不可作交神之本看須就平日說反觀乎身以內省于心一直下是慎獨工夫惟真心最不可欺一反觀而公私洞然故觀之不足又深省之然偶合易純一難故觀省之不足又永觀省之作稽乃觀省中事天下之邪妄生于動而

作者動之屬也。動不及檢，夫人之作造于靜而中者靜之真也。靜最難渝，永觀省者此而已。故作而可稽，心境分明之後，隨所起伏，自無不與受衷相湊合耳。念慮營爲就在作字內，念慮之發作之初也。營爲之際作之著也。作字兼念慮營爲，是蔡傳細膩處。然上觀省中全用念慮，此則由念慮而發之營爲者也。念慮營爲俱指心已動後言，故中字註着無過不及上看。稽者合也，無工夫謂之稽者，中德在方寸自有界限，作用所形如其界限而止，直欲德司契而此合符，故曰稽中德，亦是只在反觀內省上用工夫。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稽字要體認所作間畧有毫釐不當

便稽，不過了。此是非僻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難于事人，故先推原其可以交于神明意，爾尚克克字緊承爾克，永觀省上生來一串說，言必有此中德而實能盡對越之誠，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大典也。饋祀有進犧牲粢盛事，羞者敬與神交，在馨香誠敬上說，不是僅修祀典實能事神也。故曰克羞，上羞字以養言，此羞字以進言，羞饋祀只指祀外神說，有如是之德以羞饋祀，則神祇享之，此時乃可以自副而用宴樂，所謂逸者非自介而誰介之。詩曰自求多福，自介之謂，見德不如是者不可以交神，明矧自介用逸乎。介者享神爲主而我後飲，是副之也。着



一介字。明酒不爲燕飲設耳。用逸只就祭祀一時言。須知到此時神人交暢。我與鬼神精相盪而貌相稽。神爲主而我爲介。是正對天質神之頃。逸卽作德。心逸之逸。至于享尸受胙。乃略節耳。逸字高飲字一層。蓋養老而有導飲之禮。祭畢而有飲福之禮。故可飲非謂旣盡養老事神之事。然後可常飲也。若此者論其心。因以祇肅修明大禮而非開燕飲之門。論其事。亦以酬酢檢束身心而永杜沉酣之漸。兩茲字俱承養老事神以盡用酒之道說。茲乃允惟王三句串下。乃字亦字亦不可忽。正事元德就疊上看。若曰臣職固不盡此二者。爾能惟羞者饋祀而後飲酒。則職業

不曠。乃得信爲王治事之臣。然豈惟不廢王事而已哉。茲亦惟天順爾之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喪德喪邦皆以爲天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順其元德乎。永不忘在王家。只就無小大喪邦之辜說。正順之實處。若元德二句承正事來事。與人適當。謂之正事。正其事也。卽有正有事而申言之曰正者。行不失其正也。今自羞者饋祀而外。毫不敢飲。則王之正事。乃不虛曠。故曰允。不然若彝酒崇飲。畔官離次。正事置之罔聞。徒有名而無實。豈得言允。德比事更深一層。德純粹至善。謂之元德。羞者而惟君饋祀而作稽中德也。只是羞者饋祀而後飲酒。則不至

喪威儀亂心志而所得于已者大。曰元德者元乃善之長也。自非其人清明在躬志足帥氣。鮮不以飲爲細故矣。天之設酒原不與人飲。今但用于羞考饋祀。是人能若天。天安得不若人。不忘猶云不失。卽永保祿位。繫連天。若說雖君用之。實天眷之也。王家與惟王相照。正事者贊其美。若不忘者言其報。不丁奉曰三王乞言而微其禮。夫禮微則不誠。豈三王之養老耶。蓋養老之禮重而乞言之禮微。若乞言之禮重。則專于乞。不專于養。故微乎其乞者。正所以重乎其養也。

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土教不腆于酒。茲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旣教妹土。臣民欲其聽茲。此又提西土先時聽茲。事以贊決之。非直言茲酒之效。不重在受命上。重邦君御事。克用文王。茲酒之教。卽可以興邦。我之大命。正述文王之教爲之者。傲康叔不可不明大命之意。邦君卽上庶邦之君。御士卽上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卽上有正有事之小子。文王教指上肇國三節言。文王真見得茲酒關係世道民風天心國運。故並加告戒。非專爲一酒諄諄者。尚克用二句一氣說。以兩克字相應立說。克用有身體服膺意。腆厚于

酒卽厚味腊毒之厚不腆酒不敢自厚于酒也卽上言祀  
茲酒卽克用之實酒字下須補馨香之德發聞于天意故  
字承上有力且以起下文往日群臣能不腆酒我今日猶  
得襲其餘蔭能受殷命有天下以文王教行于西土故也  
知庶邦之所以用喪則知周之所以受命矣非不飲便足  
受命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圖治觀下  
商君臣不自暇逸各有職業在則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可  
知謹酒事甚微而閔天命之大見不可不用教之意

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  
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  
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狼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  
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

酒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節叙殷之興亡重喪命之由于酒上。因言自以爲監而告康叔也。見商家前後上下內外無一人無一時不在敬畏中。紂帝乙子。纔一不愆。遂至喪亡。見酒禍之烈如此。本文咸字宜着眼。言商不愆。惟紂一人。妹土商邑化。紂崇飲乃末流之弊。殷先君臣所未有者。凡曰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也。不可以兩我聞惟曰對看。觀後只言監紂一邊自見。前我聞惟曰二

節正爲起下張本。○愆酒而興不獨文王爲然。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則不畏不可見之天而獨畏天于顯。不畏夫群處之民而獨畏民于小。若止是神明惕勵猶虛也。直見之于行。蓋因畏勅行者淺。因行得畏者深。蹈履到處真若天命民心交責于我。惟恐稍有逆于天。則拂于人心者。何以徵之。天顯非杳無可據。存諸德卽爲天體。運之哲卽爲天明。小民非漫不相關。德體卽民之秉彝。明哲卽民之同覺。以言乎處已。則經常其德而執極不變。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民者。也以言乎用人。則秉持其哲而朗鑑不渝。所以天工無曠

而。上。有。所。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其。迪。畏。之。實。如。此。自。成。湯。垂。統。更。歷。賢。君。至。于。帝。乙。無。不。法。其。經。德。而。成。就。王。道。法。其。秉。哲。而。敬。畏。輔。相。總。一。迪。畏。之。心。而。已。且。不。惟。君。之。克。盡。道。也。惟。時。先。後。之。御。事。其。輔。君。也。皆。有。責。難。之。恭。可。謂。克。體。乎。經。德。秉。哲。成。王。畏。相。之。心。者。矣。當。時。君。臣。且。不。敢。自。暇。而。自。逸。况。曰。其。敢。崇。尚。飲。酒。乎。○。人。君。孰。不。畏。天。民。湯。則。畏。之。而。見。于。行。此。非。以。無。常。而。畏。也。真。見。天。理。民。畧。通。爲。一。體。畏。天。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畏。民。難。保。而。所。行。不。敢。拂。民。心。之。公。是。謂。迪。畏。然。非。待。觸。境。而。畏。直。以。一。敬。爲。本。體。而。舉。天。命。民。心。攝。入。于。一。念。中。耳。

迪。畏。二。字。有。異。迪。在。事。畏。在。心。非。徒。心。畏。實。見。之。行。事。天。顯。乃。天。命。之。顯。然。于。吾。心。者。出。王。游。衍。靈。爽。昭。然。故。曰。顯。與。顧。誕。明。命。不。同。就。威。福。予。奪。上。看。方。與。小。民。相。稱。天。曰。顯。就。其。至。明。白。處。欽。崇。之。民。曰。小。就。其。至。易。忽。處。敬。承。之。曰。顯。曰。小。正。見。可。畏。迪。畏。句。虛。經。德。秉。哲。正。迪。畏。工。夫。經。秉。二。字。最。着。力。皆。兼。天。民。言。要。看。得。相。關。惟。德。動。天。惟。顯。俊。可。以。尊。帝。惟。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非。持。而。不。使。間。亦。非。于。德。外。更。求。一。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若。有。意。攝。持。僅。云。以。德。爲。經。難。云。經。德。湯。且。真。體。天。疑。曾。無。斷。會。蓋。卽。經。是。德。其。一。種。日。新。之。脉。原。若。工。力。

之先。秉非研而不可使眩，亦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鑑空妍媸，自呈其本體，原不可蔽。若有心綜覈，不過緣哲爲秉。難云秉哲。湯且聰明天縱，曾無晦處。蓋卽秉是哲的，有一極澄之哲，永在旁求之表。秉哲未說到用，所秉者哲耳。哲字就君心之明睿言，哲乃所以用人，非卽人或徑作賢字看。謬甚。還是秉哲亦經德中事，雖親聞未啓觀察，未行便已操天民必至之符。不必緣天民起見實，惟此堪對天民無心用畏，斯稱迪畏。經德秉哲句要發迪畏意。迪畏中就。有不暇逸，不崇飲意，在內。如云畏天畏民，以實不以文而暇逸，以忽天民不爲也。纔是說成湯。毖酒源頭所以爲

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當順經文從湯說到帝乙。湯垂統意不重，自成湯成至帝乙皆然。不特一湯而已。若成字倒在帝乙下文字，便無古色。中間不可露出幾個後王名號，但要點出一句皆得統于先王之心法者。入成王畏相，須把成王貼經德心機有常，自一成而不毀。是法湯之經德以成德，畏相貼秉哲心中了了，自不敢狎侮君子。是法湯之秉哲以禮下，王爲天民主，必得這段心脉。今且妙有心成，曾非虛貴。繼世之君皆成其爲王而有畏相，非能畏其相之謂。二字不可分開，君以論相爲職，相求其正已。非取其適已。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故曰畏相。本輔

王主天民者。使敬畏念缺。猶無以成其爲王。故復點出畏天民時。又有這個畏法。此句須渾照。廸畏說。御事指後王時言。如尹說。巫賢諸臣。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皆以相職言。御事統治國事。與他篇治一事者不同。厥恭句。重有恭。上是繼世之臣。以湯經德秉哲之事。輔成王畏相之君也。盡職爲恭。則職盡。恭亦易盡。乃其恭。却自有恭。在一段。飲翼之衷。密貫匡弼之內。恭亦卽畏也。相致其恭。君安得不致其畏。重後人不暇逸說。創業者身親艱難。其無逸不必言。後之君臣。蒙故業守成規。猶不敢自暇自逸如此。蓋無一時空閑。則逸豫從何起。只自爲暇。自爲逸耳。目不敢是。

君盡道。臣盡忠。不相委也。天民交迫。廸畏方深。有何暇逸。飲生于逸。逸生于暇。暇生于敢。空隙燕安之時。寬暇逸豫。猶不敢。况曰崇尚飲酒。不敢其敢。俱有畏天畏民意。在絕其致飲之根也。

唐孔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故言况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湯以廸畏垂統。不特後之君相以畏天畏民爲心也。越在外服。有外服之臣。越在內服。有內服之臣。亦皆法湯之廸畏。無敢有洩于酒者。不惟不敢。亦不暇。而所以不暇者。欲盡其道于上下焉耳。諸臣如此。而民之謹酒可知矣。○越

字則單承御事氣脉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侯甸男衛是四服諸侯。邦伯一方牧伯是諸侯之長。凡兩樣人皆外臣。百僚二字內服諸臣之總冠。蓋因御事是百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字冠之。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之類。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如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百工之尊顯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國中謂世祿命氏之家。里居謂居田里者。雖不在位亦風化所係。曰尹曰亞曰服曰宗工曰百姓曰里居。共六種人。總之百僚是。凡此諸臣都不敢沉湎于酒。不惟畏喪德喪邦。不敢放縱飲酒。卽有職事的勉于職事。無職事的勉于德業。而亦不暇不敢不暇。俱以心言。敢生于暇。不暇就是不敢的心事。不敢從迪。畏來非。又不如不暇也。上說御事把暇心消歸不敢之內。此于諸臣提。不暇心轉見不敢之極。不敢自暇二句。從不自暇逸。說到不敢酒。酒上去罔敢酒。酒二句。又從不敢崇飲。說歸不自暇逸中來。故照上則不自暇逸似淺。不敢崇飲爲深。照下則不敢酒。酒又淺。不暇自逸爲深。以一語跌作兩意。而意甚可思。蓋人情不敢。雖德將無醉。猶屬矜持。若人情不暇。卽自介用逸。亦心志不存矣。但上不敢暇。緊頂上有恭下亦不暇。緊帶下助王稍有差別。惟助二句是不暇。



處乃狀其心體須一連說。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  
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爲也。以成畏之君德原無可加其  
顯。越恭之御事原無可益其祗。而諸臣之心既欲于君  
顯爲之增。又欲于相爲之祗。何時得暇也。分守職業勉力  
或可盡。而無窮願欲。雖惟日不足矣。成王德顯者。宣化于  
外。承順于內。使之益顯也。成王照上節作渾成字面。成王  
者君之德而助之顯者諸臣力也。或以助成二字相連。王  
德顯三字相連讀。非是。助尹人祗辟不是代他去事君。只  
是內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之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  
耳。如此存心。何暇酒酒末二句。正不暇之功用。非不暇之

實事。舊說不玩。註中有所勉一句。竟虛泛說不暇殊失旨。  
助成字眼本是不着力。的。且助成王與越尹人自與御事  
之厥。其作用不同。蓋內外之臣各自修職業。便是助王助  
尹人。非真有所責難之詞也。雖有君相二邊。然助尹人祗  
辟。正所以爲君。玩本文以一助字貫兩意。而兩句貫以惟  
字。下句轉以越字。總之以君德爲重。

唐孔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  
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  
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  
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

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百官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惟服宗工兩項有作一項看謂服尊官之事者非也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為兩樣人小註把百姓分謂兩樣人而以里居雙承之時說訓百姓無所考據訓里居可從

增一亦字承上我聞惟日來通節言酒者三先曰酣身繼曰荒腆未曰腥聞有一節甚一節意總見紂自暇逸如此所以始于喪德終于喪邦而天之降威卒不能逃也作三截看自酣身至罔不傷心言紂喪德自荒腆至國滅無懼言紂喪邦弗惟德馨香以下則天降威由紂自取重看自逸二字後嗣王與群臣均有責焉而其原皆在于逸上乃逸專指受言與迪畏反惟逸兼君臣言并其臣敢且暇矣○自酣身至傷心與迪畏小民反自惟荒至在上與迪畏天顯反酣身身字要看商先王畏天畏民紂惟知得一個身故只縱酒以酣其身酣身正是崇飲乃紂惡本原厥命二句是加乎民者無善政誕惟二句是出于身者無善行

皆酣身所致。紂酣樂其身，不憂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于民。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大惟其縱淫，汙于非，常用燕蕪之故，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越及也。本是及民之怨的，却守以爲憲典而不易。這是祇保越怨不易，盡傷心者痛，其有必亡之機也。紂于此宜知所儆懼矣。然且荒腆于酒，視酣身尤甚，不思自息，其逸視罔顯至喪儀尤甚也。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民罔不盡傷心句，是跌起不惟自息，乃逸意自

息二字極生動。紂挾無可阻遏之勢，要惟自知省改，自知休息耳。不惟自息，其誰得而息之。厥心疾狠四句，極狂酗之狀。正不思自息之形容，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曩明醉者常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蓋罪自朝歌本邑，以及殷之大國，皆且以酒滅亡矣。罹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厥心二字緊緊趕到，聞于天爲句。誕惟二字亦緊緊趕到，聞在上爲句。二句不重紂不能祀事上帝而大去結怨于民，只重紂無這般好處，聞于天而又惟這般不好處，聞于天，以起下天降喪之句耳。怨氣與惡腥交達于天，不喪何待。曰庶群自酒則當時內外

諸臣酒酒可知。惟民指商之君臣言。以天對之。則君亦民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是見成說話。非深一層語。

蘇子瞻曰。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酒不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曩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懼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愍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此結上言商興亡而欲其知所監也。專以紂言多誥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者。大監監字。即上二監字。監其失。便知自戒。不必另作戒字看。撫字重。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殷墜厥命。通是縱虐。不撫來。我大以為戒。須從敬撫上去。究竟只一廸畏而已。大字有着力猛省意。○言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人無於水。監二句。引渾成古語。泛說不可入湯紂。人正砥世易俗之人。纔一舉動。便關世道。此不可無監。但人與水二監。止見形。人與民一監。始見心。民字乃先民之民。雖兼妍媸。側重監媸。邊以為改圖之地。無於

當於正形出民當監意須抑揚看水不過見妍媸形容耳  
妍媸一定監之何益惟於先民已定之局爲今日未定之  
監而在我之得失昭然若睹此所以當於民監也今殷民  
自速辜而墜厥命此失之可監者也我也目覩其弊可不  
大監戒其酒酒亡國求如成湯之敬畏以撫安妹士一時  
之臣民而革其崇飲之風乎不過舉現成民監說今惟我  
其則已騰上當於古言殷墜厥命大監監字乃武王自監  
與上兩監字同都訓作視戒字意當補于大監之下言視  
之以爲戒也若逕作戒字訓則非大監正是撫時不落一  
層大字從命字生來起下劫苾剛制意撫時卽明大命于

民內有法湯意在本廸畏來撫時不但安輯之謂陶鎔身  
心洗滌逸豫臣安職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大監  
苾酒撫時中一事上言得失兩邊下獨言紂之墜命者監  
受之失自法湯之得以此該彼不必更添出得一邊然監  
殷又不可專重監紂謂之民卽上惟民自速辜之民君臣  
通稱也蓋殷亡雖本紂酗酒然上下化之以至庶群自酒  
則此撫時要兼自身而推化行上下而謹苾以求撫安之  
道說與前言湯之自御事而下內外群臣之不暇逸相應  
予惟曰汝劫苾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此承上撫時言。故只言恣臣而以予惟曰三字接之。與上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照應。言惟我所聞如此。故我所言亦如此。見撫時之責非有他也。予惟曰云云。劼恣貫定辟申明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己。身教也。劼恣與剛制相應。重看。劼恣必從殷獻臣者。庶群自酒不可不先爲禁也。殷獻臣侯服于周。故與侯甸男衛並叙。由外臣說到所友所事。又說到若疇。直說到康叔身上。要其先剛制。以爲則已。不剛制而能劼恣人者。無有。中間四矧字。是血脉。總是一層緊一層。歸重康叔身上。一步步點出。可不謹于酒乎。來。恣不劼則優游無斷。而令不尊。劼字傳訓。用力。夫恣何以用力。只是本吾剛制來。故爲劼。○劼恣比羞者饋祀進一步。若仍謂養老祀神可飲。不盡恣字義。當時沉湎成風。非用力恣之。俗未易格。殷獻臣不必言昔任殷今里居者。此只對諸侯言。疑殷臣之昔事殷而仍散爲各國之臣。如下之。廸諸臣惟工者尚多有之。卽衛國亦有在焉。從其多者。則各國爲尤著。如此說。且見自卑而尊也。旣曰獻臣。何待劼恣。蓋殷俗染溺。恐賢者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此文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賢臣居殷墟者皆是。侯甸男衛是鄰國。康叔爲方

伯故得訪比與文王告庶邦同義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易化太史所掌六典以佐王治若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以八法治官府若官屬卽八法事以八則治都鄙若祭祀卽八則內史掌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柄詔王馭群臣曰友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地按典法掌辭命在侍從有獻納之功朝夕有切磋之益故曰友于友字見飲之易崇于史字見飲之宜戒獻臣百宗工只作一人看蓋衛國之賢臣爲百執事之大僚者無殷字與殷獻臣不同賢臣乃群臣之泛稱卽百宗工不可謂周官之里居者獨

百宗工稱獻臣以其爲百官之長也非賢臣不可任故以獻臣稱之要他相戒相勵惟恐一念暇則逸豫乘之歷舉官名職事正塞流清源意責之職業自不暇飲矣爾事以賓師言禮重于友其事柄則非居位執政者比就事中又分兩項休以論道爲美如周禮師氏詔王媿是然論道于侯國須淡薄描摹若說到燮理陰陽便癡又有服采者蓋賓師亦有時受事之託如孟子爲齊卿出滕是休固道德之休采亦道德之采若侯國之三卿名通天子列于六職與康叔同王朝命官不由諸侯自辟故曰若疇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握政本之重則于國爲衆父司馬征

伐爲重圻父掌兵見小雅康叔初封以封圻爲急也惟迫  
逐違命則違孰違于庶群自酒而可不愆司徒以政教安  
萬民若保以教言繫之農父者教先于厚生也惟若性保  
合則若孰若于典聽朕教而可不愆宏者井疆是廓故屬  
司空惟經界以定地法則定孰定于土愛心臧而可不愆  
三卿必曰薄違若保定辟者見圻父是薄違的農父是若  
保的宏父是定辟的任大責重如此可以不謹酒乎休采  
重德盛三卿重位尊先各國而後本國自遠而近也言各  
國先賢臣而後諸侯言本國自友而事而疇自卑而尊也  
總是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故下幾個矧字康叔一身又

遠近尊卑視效故曰矧汝剛制剛制從大監來而劾愆又  
從剛制出前舉有商君臣自尊而卑自內而外無一人不  
剛制于酒紂一不剛制遂至墜命故此隨列內外諸臣亦  
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未嚴之康叔一身康叔何以剛制亦  
惟是畏天畏民厥棐有恭助王德顯以爲內外遠近諸臣  
倡卽是叔之剛制劾愆也剛制含迪畏意不特嚴酒酒之  
戒直絕暇逸之端蓋勉強禁止者念少柔茹卽未免浸淫  
必持以堅忍果敢對旨酒如勁敵顧惜牽繫之情一刀割  
斷矧汝剛制于酒非此節之專主乃歷推結束于此耳愆  
臣不及民愆民意要補足



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祿廢  
置殺生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  
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家語子曰天子以內史爲  
左右手○又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之法爵祿廢  
厥成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上節恣臣已含恣民意應妹土二節又就臣民中不率教  
言以終恣酒之事厥或口氣是虛活語不可認定作實既  
謹恣民矣恣而不從者將何以處之其或有人誥汝曰商  
民不農不賈非有鄉飲禮事也無故群飲群字極重有恃  
衆而悍然撓法意古者群飲惟蜡及鄉飲射無故而群飲  
者非奸宄卽叛亂可知蓋叔所轄卽紂遺民所謂庶群自  
酒腥聞于上者世家大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聽朝廷  
處分若康叔則難擅殺矣經文周字對衛言不是對殷其  
字有斟酌未定意非遽殺之也。要知當恣戒之後而猶然  
群飲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若不恣戒何以用殺况予其

殺亦口殺耳。非心殺也。禁令初頒，權設重典以懼之。詞雖甚嚴，都是客語。不過起下當教意。

周禮司疏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按以屬遊飲于市，群飲也。市者姦之所容焉。鬪訟所興焉。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但武王之所指者，又以殷之遺慝而言，非尋常之群飲耳。

又惟又思也。因方說用殺隨轉，念殷受道，迺爲惡而終不務德，將治事之諸臣百工在殷，獻臣之外者，雖未能遽革酒之習，然非百姓群飲之比。勿庸執拘之例以殺之。其惟以我茲酒之語叮嚀教之可也。諸臣兼內外諸侯言，非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有望其改過意，勿殺姑教。今律有八議及鐵券免死一次，相類。下面有不用教辭之殺，照看有斯明享節須緊承上姑惟教之言。有斯句是從教者賞之對下四句是違教者罰之。然有斯明享句輕引起下文歸重時同于殺上。有者有之而不忘，斯指羞考饋祀之教言。有斯謂克有其教，染惡之臣爲正事之臣。有斯二字最妙。蓋剛制謹酒念頭，須時時有之。念念提醒而弗湏于酒，是遵奉教令的人。彼方精明自持而我何不明爲獎借。明字緊應有字。明享是別其爲善而以爵位享之。即天若元

德不忘在王家意與臣之賢而原謹于酒者一體相待詩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蓋明享必先于吉蠲也酒酒本不潔之事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惟我一人不恤于汝不潔汝所為時則同汝于群飲執殺之例矣我一人對康叔責臣之詞全是儆懼以愆之之意要知此二節不可平當以勿庸二句與乃不用我教詞時同于殺兩下相形畧靠時同于殺邊以致儆臣意而勿庸句時同句又與予其殺句相應見民固不容稍貸臣亦不能過縱也

此誥告之終叮嚀康叔愆臣以為愆民之倡也妹土之大命此句總結全旨典聽者欲其常聽之以勅愆殷臣下補

化民意勿辯二句反言以見當典聽以愆臣意如云若朕愆臣之訓當典聽之而于乃司之用與不用一一辨折精明若勿辯乃司先使渾而無別則民何所勸懲將酒于酒而不可禁矣汝欲明大命于妹邦可不自臣以及民哉乃司之司以職事言兼殷獻臣至友事疇皆在非但殷廸諸臣也辯有司者欲諸臣皆勵職守不以暇逸致酒也重勉諸司供職說若只愆酒何辯之有首用告愆字中用勅愆字此云典聽朕愆則通篇皆該于愆之一字也勿辯二句重責臣而所為辯者在康叔意自有在

按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

察非時飲者

謹酒

使民節用酒

丘

濬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蘇子瞻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咎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咎其子而責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丁奉曰周公相武王作酒誥戒酒矣及相成王定樂歌則自鹿鳴以後燕饗疊陳盛稱旨酒為群臣勸此何一戒一勸相反耶夫燕饗酒禮也公之制為此禮正樂記所謂一獻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所以備酒禍也然則雖勸之實戒之公豈以沉湎教哉

尚書葦籥卷三十八終

